



散文中国

San Wen zhongguo

精选

蝴蝶立在秋千上

杨献平 主编

当现代的喧嚣把乡村的静谧连根拔起时，
漂泊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还能去哪里找寻故乡？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San Wen zhongguo

精选

蝴蝶立在秋千上

杨献平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蝴蝶立在秋千上 / 杨献平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8246-2

I. ①蝴…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576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22.50 元



目录 Contents

飘着橘香的记忆	石磨	澈滟春芳	明月何时照我还	2001：故乡的早晨和黄昏	故乡课	空村	草木恩典	不旧的旧房子	过年与寻根	水田	南华宫的老电影	野马豌	三叔	杯中杂记	水色小镇	乡村行艺人	空村	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	黑驴记	天堂的棉花	消失的田野
透透	吴垠康	周苇杭	周苇杭	杨献平	杨献平	符利群	李新立	李新立	梁星钧	印林	印林	印林	印林	印林	苍凉逐梦	谢耀西	杜怀超	帕蒂古丽	帕蒂古丽	帕蒂古丽	田梦依
110	102	95	89	80	73	69	64	60	57	54	50	46	43	39	36	28	19	14	9	6	1



目录 Contents

寂静流光	田梦依	113
曾经的几棵树	张国太	116
小青	邱俊伟	120
行云散板	冉令香	124
旋风泪	冉令香	132
河流	杨璜	135
溪水的回眸	禾源	143
小院磨道	李瑞民	148
头枕庙山	杨风军	150
母亲的舞台	杨风军	153
我所知道的过去	齐未儿	156
卖花流泪与水中月	夏海涛	161
童年的旋律	夏海涛	163
鸽子	刘梅花	166
风吹花开	刘梅花	170
冬天	刘梅花	171
弹指花开的日子	刘梅花	177



飘着橘香的记忆

透 透

老家屋背冲青山翠谷,层林叠错,其间有一个茂盛的金橘园。在杉松、楠竹、油茶和枫林的合围中,这片橘林水丰肥足,得天独厚,每年秋阳朗照时,便果满枝头,金灿灿的一大片,山谷里宛如扯了一幅华丽的锦缎。清风徐来,浓浓的橘香飘得到处都是,它们漫过山谷,漫过时空,漫过我悠长的记忆。在这里,我是如此惯于遭遇这种香气,在那略带呛辣又沁人心脾的气味里,那些早已被时光隔离的场景,一个个清晰地浮上来,穿过那条幽深的时间甬道,不顾一切地奔向我,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却又令我胸口隐隐疼痛,泪眼朦胧。

这是杨家老橘园,我再也熟悉不过的地方。它让我一次次梦回童年,也让我一次次想起它的小主人——阿屏。

阿屏,杨家的小女儿,我儿时的玩伴,我从未按村里远亲排辈叫她表娘。她与我同年生,人也长得跟我一样细细小小的。但人小鬼大,读书聪明,做事灵巧,唱起歌来像一只黄莺,讲话时,声音也摇铃铛似的。那时,我和她家境相差悬殊,阶级成分也不同(她家是中农,我家是贫下中农)。她家里劳力多,工分抢得也多,父亲不仅是位木工能手,还是村上最会做衣服的裁缝,生活相对宽裕,阿屏被娇小姐一样地宠着,父母常常不让她干农活。而我则不同,是个穷人家的野丫头,姊妹中的老大,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做活路抢工分,我年纪虽小,山里地里、田里家里的活儿却都要帮着干。平时,她是一身的确良的卡解放鞋,我是一身粗布补丁打赤脚,她用彩色尼龙丝扎着羊角辫,我用布条橡皮筋捆着马尾巴。尽管如此,可我俩就愿意腻在一起玩,一起疯,一起野,上学,爬山,下河,差不多哪儿都会同时看到我们两个小妹仔的身影。不管山村生活有多少困苦,也不管大人之间因此心存多少芥蒂,少年总是不知愁滋味,我们就像两只忘忧的小雀鸟,整天不知



疲倦地在山里扑腾,欢叫,不愿归巢。

杨家老橘园便是我们常疯常野的地方,特别是金橘成熟的时候,阿屏三天两头瞒着家里,叫我来这里一起摘橘子吃。我平日里摸爬滚打惯了,一身粗皮糙肉,完全不把那些长长的橘针放在眼里,两人一到树下,我便撅起小嘴巴朝手掌心“叭、叭”两下,口水一啐,猫起小蛮腰,猴子一样就往大橘树上爬,等在树下的阿屏则指手画脚,急切地告诉我哪一枝金橘最大,哪一串金橘最黄。有时不小心,我的手被橘针扎出了血,两个人就在园子里弄来一把山菊花的叶子,找两块石头捶烂涂上,一个老是问,痛不痛?痛不痛?一个不停地回答,不痛,不痛,哎呀,真的不痛!然后两人一口一颗橘子往嘴里塞,橘子有酸有甜有辣有呛,吃多了,还醉得头晕乎乎的。只是这样做的次数多了,难免被大人们发现,我父母也少不得狠狠地责骂我,说,少吃点儿!杨家姑婆要留着金橘卖钱的,娃崽家要懂点儿规矩!

娃崽家能懂多少规矩呢?一转身就全忘记了大人的话,没过两天,两人又揣了满衣兜的金橘,不是扛了虾绞,背了竹篓,去小河边捞虾摸鱼,搞得全身上下没有一根干纱,就是削根木扁担,背把柴刀,去屋背山打柴火找野菜,弄得满脸黑糊糊地回来。之后,杨家姑婆姑公非常生气,把阿屏好不容易捞到的几条死鱼仔、几粒细虾米一把倒去,喂了大猫公,把她费了半天劲儿找回的野菜也一股脑儿剁去喂了猪。可阿屏总是死性不改,一有机会,照样拉着我上山下河到处野。

阿屏喜欢跟我往山间地头跑,我却常常愿意到她家里玩。那时,她家住的、用的、吃的,都令人羡慕,尤其是她家有台蝴蝶牌缝纫机,黑色的机身亮堂堂的,镶在上面的图案漂亮极了。阿屏老早就跟她父亲学会了踩缝纫机和简单的裁剪,会缝补丁,会缝鞋垫,还会缝内衣褂子。自从我开始懂得女孩子家要好好收拾自己,便不再喜欢母亲手工缝补的粗针大线,衣服有了破洞,就趁着大人不在家时跑去找阿屏。只见她双脚踏上缝纫机踏板,压下缝针后,一只手按住缝口的布边,一只手拨两圈机头的转轮,随着缝纫机发出一串“嗒嗒嗒”的声音,缝针便飞快地奔跑起来,看得我佩服极了,不一会儿工夫,她就把我的衣服补得整整齐齐的。有时,碰到衣裳太厚了,卡断了缝纫针,我在一边急出了满



手心的汗,担心阿屏被大人骂,可她却从抽屉里取出一枚新针,不慌不忙地换了上去,接着把衣服缝好。她小小的人,遇事却自信满满的。

约莫五岁多,阿屏便常跟她的几位哥哥去学校,趴在教室门外的木窗台上,看着哥哥们上课。她知道雷洞小学有李老师、余老师、谢老师和顾老师,回来跟我说,读书好极了,知道很多东西,还可以学会写字和算数,叫我也去听。可是父母怎么也不让我跟着去,说我还太小,学校路远,爬山过水,又没自家大人带,不放心。直到我六岁半,也是学校当年的下学期末,我好不容易才被允许跟着阿屏和她的哥哥们,一同去了一次小学校,一同站在操场的边角上看了顾老师领做第五套广播体操,一同趴在教室门外的木窗台上听了余老师的语文课,中午饿着肚子不回家,下午又去听李老师的算术课,看谢老师在黑板上教画画。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跟着阿屏和她的哥哥们疯跑,一边折小木棍儿准备用来做算术,可阿屏不折,她说回家拿盒火柴用,又多又整齐。

这次之后,我再也不肯只待在山里玩耍,我要读书。1974年,我七岁时,我和阿屏一齐上了学。那年,在我们村插队的知青——好心人建阶叔回城时,给了我一元钱,说读书用,还告诉父母,再困难也要送娃娃读书。这是一份重礼和人情,正是这一元钱,我得以顺利上学。父亲用五角给我买了一个挎包,用五角交了我的学费。没有笔盒,铅笔放在挎包的隔层里,用到一寸来长都还舍不得丢,而一把小木棍(后来父亲削了十几根细竹签给我)也跟了我很久,算大数不够用时,就跟阿屏借火柴。

童真的无邪厚厚地遮挡了岁月的难,读书的快乐也冲淡了日子的苦。小河悠悠向前流,山路弯弯,我和阿屏天天走,我们一起走完了小学时光,进了丹洲五七中学。住校,周末回家,拿米,带伙食,用罐头瓶装一个礼拜的下饭菜,酸菜,黄豆,辣椒粉,偶尔也装一瓶白白的猪板油。后来,有一次阿屏想多装一瓶辣椒粉,被兄长臭骂了一顿,骂她饿吃辣椒伤肝伤胃,吃得人尖嘴猴腮的。兄长话伤人,妹子脾气犟,两兄妹恶吵一架,结果阿屏坚决弃学而去,怎么劝都不听。姑婆好几次让我去学校时再叫她,但她只是紧咬双唇,含着一池深不见底的泪水,拼了



命地摇头。

村里,只剩下我继续读书。在那段独自一人来去的时光里,孤零零的感觉如影随形。善感,多愁,我的思维开始发散、活跃,眼睛喜欢望着繁茂的星空,心中不停地幻想、做梦,紧紧抱着一个读书的念头,始终坚定地走在那条求学的路上。而阿屏,弃学后,正式开始了农村的劳作,她很快学会了很多农活上的技巧,插秧,打谷,薅田,种地,刮茶山,以及各种家务事,样样都做得干净利索。我们俩没再去杨家橘园偷摘橘子吃,但每年橘子熟了,阿屏都在奶奶的备用棺材里仔细藏着一大篓黄澄澄的金橘,等我回去时,便掏出来,两人一边吃,一边说心里话,讲各自身边的事情。精神头足时,两人会一身橘子味地躺在一张床上说话到天亮。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出嫁。那年,我还在上大学,寒假回来,我做了她的伴娘,挽着她的手臂,跨出了杨家的大门槛,她的长兄背她过了村口的那座小木桥,一行至亲的人送她走进了更深的大山……

几年之后,阿屏走出了大山,一家人来到了融安县城。起初,阿屏开柔姿车载客,丈夫和亲戚合伙开了家店面,做钢材生意,孩子也在县城上学。他们生活两头兼顾,农忙时回山里干活,闲时便出来,家里老人帮看管山场林木,日子过得挺好,还在县城买了宅地,准备盖楼房。

然而,正当他们的生活渐入佳境的时候,阿屏的丈夫却在一起车祸中意外身亡。说是去老外家(长辈的娘家)吃喜酒,和两个老表酒醉骑摩托车返回,结果撞到路边的桥墩上,其他两人重伤,阿屏丈夫当场就没救了。没过多久,阿屏的母亲也病逝了。我无法想象阿屏是如何度过那段痛苦的日子,但她都挺过来了。从那以后,阿屏自己带着儿子,接了丈夫的生意担子,在融安和亲戚继续做钢材生意,后来盖了一栋四层的楼房,她也没有再婚。我家里人偶尔去融安县城时,会去店里看看她,每次她都让他们捎话来,叫我回家时去她那里玩,可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她……

如今,又是一年橘子熟啊,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走进屋背冲的山林了。薄雾微凉,石径湿润,林中那些刚从梦中醒来的小植物,叶面上还挂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一如含泪的眼睛,而那眼神如此熟悉。它们盯着我,热烈,动情,稍一眨眼,那泪滴便跌落下来,浸湿我的鞋子。而



毛针草上的串串草籽,只要一碰上我的裤脚,就抓着不放,老朋友一样。眼看一群五彩斑斓的翠鸟飞过那片金色的林子,我知道,杨家老橘园又到了。

园子虽老,但橘树已经是新成年的了,面积也比以前扩大了很多。树上的金橘肥大、光滑、油亮,在叶间成群结队。园子的周边,间或长着十多棵铜盆子树,同样结满了果。红彤彤的铜盆子,豆子一般大小,一束一束地拥在一起,与金橘相映成趣。山风不时吹来芒草的飞絮,在园中飘飘扬扬,偶尔在橘叶上停下一两朵,如芭蕾的舞裙,楚楚动人。如果你稍稍细心一些,还会发现,在那高高的橘树上,除了累累的果实,橘叶下面还吊着几只空空的蝉蜕。它们失去了肉体的空壳,紧紧地抓着那仍带绿色的叶片,在季节的背面、在秋风中摇晃不已。每每想起它们夏日欢快的歌声,我便相信,这满园的橘子定是它们奋力唱甜的。

我下意识地走进了橘园,走到那棵似曾相识的橘子树下,摘了一捧又大又黄的金橘,吃得满口橘香。酸甜呛辣,多少滋味在其中啊。然而,我走进橘园只是想尝尝橘子、看看橘树么?或者,我只是惯于遭遇那略带呛辣又沁人心脾的气味?还是想与昔日那两个小小的身影重逢?可她们又留在了哪棵橘子树下呢?我说不清,也道不明。

山谷窄逼,时空却一望无际,过去已经沉睡,未来勿容惊扰。此时,我觉得,这片橘园是这世上最安静的地方。



石 磨

吴垠康

“酸不溜唧，酸不溜唧……”循环的节律像博林的口技“萝卜剁吧剁吧切了”，又像五月杨梅树下怀春少女灿烂无拘的娇嗔，如果不是耳听为实，你一定想不到这是石磨喊出的开工号子。虽然石头的原始歌谣，不一定婉转，不一定缠绵，但每每挑逗起味觉的敏感，在收获季节，或者腊月的年味里，它总在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乡村的幸福时光。

作为鲁班的杰作之一，石磨在烟火之上转动了两千多年。在我孤陋寡闻的记忆里，北方石磨笨拙厚朴，像剽悍壮实的山东大汉；南方石磨灵秀小巧，如玲珑羸弱的江南女子。蒙着双眼的公驴，在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征途上，昏天黑地地为抵达而前进，这是在影视剧里偶尔一见的场景，只是我不生活在北方，更熟悉而感到亲切的是不便使用畜力的南方石磨。

上下两片扁柱形石块儿组成的家乡石磨，下片用木门固定在比板凳更厚实的磨架上，上片伸出的一只不足尺长的木把末端凿一小孔，再将系在梁上的“上”字形推杆插入小孔内，人按顺时针方向推拉推杆，动力经木把传到上片磨石上，石磨就哼着小调上路了。家乡石磨的主要作用是对细粮进行碾粉、打浆等。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推磨，这并不是因为家里有多少细粮，而是全屋场一架最灵巧的石磨就架在我家门口的弄堂里。那是一个不足两米宽的弄堂，开磨时，从弄堂进出的人得闪身而过，但越是开磨了，弄堂里人气越旺。推磨的大都是女人，待她添料之际，我就会见缝插针抢过推把。别看大人推磨身子扭动自如，轻松似燕，其实，这磨一开始并不听使唤，如转弯时不可用力往前推，要顺势挪动推把把上片磨石牵过来；又如推反了，磨不吞料子，再怎么使劲儿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还有下料多少要适度，多了磨跑得快，出来的不是粉，不是浆，料子倒像从炼丹炉走了一遭的齐天大圣，毫发



无损地又跳出来了；倘下料少，磨空磨又易伤磨齿。所以，大人一般不轻易让小孩推磨，只是磨在我家门口，她们多少要给几分面子，这样我的磨技就有点儿与年龄不相称了。

因为家乡习俗的缘故，石磨总要挨到端午节前才开始忙碌。端午是传统节日，不但家家要裹外婆脚一样尖的粽子，赶巧了麦收时节，岂能不趁机尝个新鲜，所以家乡比别的地方多一样叫“小麦粑”的节日食品。我想，屈原若知道这事，估计会在皖江多逗留几天吧。香甜的小麦粑作为节日主要馈赠的礼品之一，除了亲戚家送些，邻居走得近都要借此作为友谊使者，沟通一下感情，节日之后，各家灶台上就堆满了或大或小或黑或白的麦粑。那做得白的，因麦磨得细，吃起来筋道，黑的则因麸皮多，口感粗糙。那年，旺婶家做麦粑给亲家母送节礼，一担黑粑把个热火朝天的姻亲弄黄了。旺婶很后悔，就因面粉少过了一遍细筛，但有什么办法呢，要是粮多，是胖子还要打什么肿脸啊。

过了端午节，剩下的麦子大都储存起来，一般来说很少有人家去磨小麦，想打牙祭时，就舀几升出来找面匠兑那又长又细的咸面。例外的是的香哥家。的香哥比我大不了几岁，家里人口多，又因两个嫂子相继进门，稻子被这双喜临门透支一空，幸好有小麦续上，这样他家除了早上吃一顿能见人影的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洋芋擀面了。我家门口的石磨因为的香哥天天要磨面粉，每天都在“酸不溜唧”地叫唤。的香哥虽是男孩，却磨得一手好磨。他先把麦粒拢在磨孔周围，然后推两圈磨，顺手用竹鞭轻挠一下麦团，一小撮麦粒便滚入磨孔了，那白花花的面粉，积在竹匾里，像连绵的山峦把中间围出一块儿“盆地”来。在撞见哥嫂打情骂俏的时候，他也想罢磨，但想想不磨晚上就要饿肚子，每每又说服了自己。现在的香哥也泡上了媳妇，有了儿女，楼房做得比谁家都高，但落下一个坏毛病，再也不吃手擀面了。

磨了小麦，磨荞麦，磨米粉，磨辣酱，随着农作物的相继收获，要上磨的食物一茬接一茬，等到磨黄豆浆时，就进入了瑞雪飘舞的腊月。这个时候，一年的农活忙到了头，一年的收成都入了仓，哪怕这一年不一定顺，但过了年关，就有了新的盼头，穷也好，富也好，磨豆腐都是家家必做的年事，压豆干、制腐乳、炸豆条、炒豆渣，人像石磨一样忙得团团



蝴蝶立在秋千上

转。我家往往是母亲在灶下煮豆浆,父亲在升斗里研冲浆用的熟石膏粉,哥嫂在弄间磨泡涨的黄豆,母亲喊停一下磨时,我几个蹦子跳到灶台,端起热气腾腾的嫩豆腐,三下两下便见底了,母亲说,读书有这么麻利就好了!我做个鬼脸,母亲就又给我盛了一碗,还网开一面添了半勺红糖。由于家家要长时间开磨,屋场里另几架不怎么好使的石磨也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酸不溜唧”、“唧里忽悠”、“狗啼鸭喵”等等石磨的个性独唱合成一曲安详的交响,为乡村的年味平添了一层喜庆。到了晚上,母亲将石磨的上片取下,压在包裹豆浆的包袱上,第二天早上,方正结实的豆腐干一定让邻居夸得没够。

现在偶尔回乡下转悠,石磨及它的个性独唱已难觅踪影,乡下老人推不动磨,年轻人外出打工推不上磨,再说磨粉、磨浆已有现代机械代劳,这石磨真的得下岗休息了。于是磨架劈了柴火,磨石屈就为粪桶的垫脚石,那“酸不溜唧”的鸣唱只能苏醒在甜蜜的梦乡。偌大的乡村,容不下一架石磨,文明在更文明的阳光下,像一块渐融渐消的冰。令人振奋的是,我在网上浏览到一则消息,因石磨既方便家庭食品小加工,又能健身,已成为都市工薪阶层的新宠,一位打工的江西老表发现这一商机后,几年下来,摇身一变为家财万贯的石磨王。世事沧桑,估计这是鲁班始料未及的吧。

再推一回石磨,再喝一碗母亲盛的热豆浆,这一原本很平常的乡村生活已变得遥不可及。万物并作,吾以复观,根据老子的哲学,被城市人宠幸的石磨一定会荣归故里,我期待着这一天,为那无法释怀的原始乡村。



潋潋春芳

周苇杭

1. 纳 福

岁阑,过了残腊便是正月新春。鳞次栉比的百货商场、大型超市、豪华酒楼,争先恐后地架起彩虹门披红挂绿地妖娆起来;寻常巷陌的百姓人家,亦家家结彩、户户张灯,新春的脚步渐行渐近。

街巷上,庭院中,走廊里,熟识的或平素懒怠召唤、漠然而过的邻里,只要腊月三十子夜的钟声敲过,甫见面就开口恭贺闭口吉祥,嘴都涂了蜜似的,亲热劲儿不亚于他乡遇故知。也许二人刚刚碰过面,你开门来拿门廊里的白菜,恰遇她去取堆在墙角的干葱,彼时,犹是旧岁,也就各忙各的不交一言。甚至有过节的,倘是平日,冤家路窄,你给我一个冷眼,我回敬你一脸冰霜,亦可谓有来有往,不失礼仪。今儿看在过年的份上,也彼此在面儿上悄悄偃了旗鼓收了干戈呈上玉帛。最奇的,要数汉字里的“福”字,在新年里大出风头,浓墨重彩,玉饰金妆,有若二十年前过年的顽童,新衣新帽新鞋,打扮得花团锦簇,走街串巷,打闹嬉戏,提灯放炮,洋溢着甜津津的喜气。要说这“福”字,实则还要顽劣上十倍。打扮打扮,串串门子亦无可厚非,奇的是,“福”字们商量好了似的齐齐跑到千门万户中翻筋斗玩倒立拿大顶,功夫不让少林武僧一指禅。且一立就是一年,其间,不偷懒不要滑坚持立场不动摇;亦不嫌贫爱富,“福”字面前那才叫人人平等呢。金门玉户,豪华别墅,鸽子笼一般逼仄的单元楼,冷冰冰的防盗门,柴门荆扉吱扭作响,晶莹的玻璃窗,斑驳的泥土墙,酒肆中大得吓人的酒瓮,庄户人家灶台旁的水



缸,稻米流脂苞谷金黄,竹篾席子围起的圆滚滚的粮囤,到处都是“福”字们的练功场。只期待一声蓓蕾样稚嫩的童音,“爷爷,福倒了福倒了”,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便绽开一朵芳香四溢的花儿。与“福”字难分伯仲的还有诗——虽然今日这个时代诗几乎行将灭迹,诗人几成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也罢。单说诗,从尘封的故纸堆中爬出,清泉沃面,兰麝熏衣,容光焕彩,更名易姓,管它五言七言,一律以“春”为姓,以“联”名之,红锦地衣随步皱,舞将起来。

高踞门楣,艳倚朱户,扬眉吐气,满面春风。

2. 对联溯源

说起把诗从竹简、卷轴、玉帛、花笺,恭请到门户上,这华夏文明的一大发明,还真绕不过那个距我千里之遥的蜀地,千载之前的孟昶。说起孟昶,还真是个妙人。莺啼花乱,花瓣缤纷,呼童慢扫,留待舞人归的那份旖旎,如李后主;写一手音韵铿锵的瘦金体,以九五之尊屈就宣和画院院主的宋徽宗,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一俟金人的铁骑把满目繁华踏得宫倾玉碎,身陷万里胡沙,其间的天上人间,亦依稀仿佛。一样的多才多艺,兰心惠性,只是入错了行,当了不该当的皇帝。亦让人生出美玉陷污淖的怜惜。《红楼梦》里曹雪芹让抱屈而夭的俏丫鬟晴雯作了芙蓉花花神,以慰痴公子宝玉之心。宝玉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写成《芙蓉女儿诔》,以群芳之蕊,冰鲛之觥,沁芳之泉,枫露之茗,花前致祭。之所以提起这一节,是因为早在一千年前,后蜀主孟昶就践了芙蓉花神位。华光四射的芙蓉花到底归哪一位统摄,还颇费疑猜。

孟昶与芙蓉花到底是有着甚深的瓜葛。蜀地说起来也是江河密布,这恰好对了木芙蓉的脾性。据《蜀捣机》记载,后蜀皇帝孟昶在位时成都城遍插芙蓉,傍江河偎溪流,真真的临水照花,花开时节连绵四十里堆锦叠绣。又,以花蕊名其妃,冰肌玉骨,雪肤花容,参差是,我千年后的遥想。昶嗜白羊头,浸以红曲酒,酒味透骨,煮熟,切如纸薄,把来进御,称“绯羊首”;亦喜食薯药,切片,莲粉拌匀,五味调和——具体是哪五味,次序如何,书上语焉不详,殊以为憾。否则列位看官亦可如法



炮制，腐败一次。须知烹饪也是一门大学问，往往毫厘之失而致千里之谬，小觑不得——清香扑鼻，既酥且脆，洁白如银，望之如月，宫中称为“月一盘”。富贵闲人怡红公子给探春送鲜荔枝，用的是缠丝白玛瑙碟子，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不知艺术修养十分了得，更以皇帝之尊的孟昶，用什么器皿盛此“月一盘”？邢瓷类银，越瓷类玉。若说邢瓷，断乎不可，犯了色；越瓷有“千峰翠色”的美誉，盛此“月一盘”越发地海碧天青，圆月皎然。但以孟昶的审美取向，类银类玉的瓷器是入不了他的法眼。溺器尚且黄金打制七宝镶嵌，更何以贮食——当年宋太祖的喟叹依稀在耳，我等亦不必费神猜想。

没有深厚的文化内蕴，只知一味高乐，终致焚琴煮鹤，时下亦非鲜见，叹叹。孟昶却别开生面。亦是腊尽春回之日吧，一千年前的蜀地。锦帐梦回，椒房春暖，玉炉烟细。美人云髻新挽罗袖慢揎，柔荑素手娇擎一盏春波绿——“醅初熟五云浆”，这可是瑶池宴上众仙家享用的哟，凑上鼻子嗅一嗅，千年后的我，犹扶残醉；宫娃跪进御苑新花儿——北地寒，不比蜀地，地气暖，彼时已是春光隐隐，而我的窗前，仍是白雪飘零——“红蕊轻轻嫩浅霞”，泫露欲坠；多么令人欢喜，果然，龙心大悦；宫人趁此进呈学士辛寅逊新题桃符，御览，以辛词非工，诗兴大发不觉技痒，亲自搦管——千年后的我，屏住呼吸，蹑足定睛：新一年一纳一余一庆；佳一节一号一长一春。

怎样十个焕彩大字！这可是中华历史上第一副春联哟，在蜀国的重重殿宇间，芳华艳艳，我愿意如是观，多么的令人欢喜！

3. 怀 古

长亭古道，西风瘦马。旧时，离乡背井的旅人，经荒村，宿野店，老木经霜，昏鸦争噪。远远地瞧见暮天上几缕孤烟，错过宿头的懊恼，倦怠的身心，亦有了安放的所在，脚下不由得紧了几步。茅檐低小，槿篱环绕，扑棱棱蹿上老树的群鸡，汪汪的犬吠，多么亲切的人间烟火味！风吹日晒褪了色的春联，紧傍柴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恳切，憨直，推门而出的老丈亦是古道热肠。揖让有度，举止安详，犹显我上



邦人物的风度呢！滚汤，热茶，雕胡饭，月光明素盘。倘是春日，少不了唤出小儿女，顶着霏霏的细雨，田畦里剪了春韭，以供夕飧。道声简慢——莫说寡淡，的确是人生至味呢。

4. 似水流年

浩浩汤汤，浩浩汤汤，自然是流水，更是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白了鬓角。埋首经卷的士子，云生破衲的山僧，雾遮霞隐的羽士，四海宦游人，乃至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各个阶层的国人，在年终岁首，犹如漂泊于岁月长河的一个滩头、渡口，瞻前顾后，不由得你不感叹唏嘘！盈袖的暗香，沾衣的清露，鬓边的黄花；兰舟、桂浆，藕花深处惊起的那一滩鸥鹭，你的翠袖，我的红裳，较花朵犹香，是青春的笑语，琅琅，而今都染了风霜。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恰值天寒日暮，岁月的长河奔腾急迫，嘈嘈切切，不舍昼夜，从不为任何人而稍作停息。当此际，任谁，亦是悲欣交集。于是，拈竹管，弄柔翰，舐重墨，在大红的彩笺上笔走龙蛇，真草篆隶不拘，平平仄仄，字字珠玑，均源于胸中丘壑！

5. 梅花消息

日子水一般地流转。户外，白雪纷然，室内，大红的彩纸喜气洋洋地延伸、铺展。出了一会儿神，折叠，裁剪。小女孩把笔舐墨，“妈妈，写什么？想好了吗？”——有了有了，我赶紧应承：“上联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下联配，万里东风万里春，横批嘛，焕然一新。”小小的人儿，端坐于写字台前，认认真真地一笔一画书写着，大红的纸，沉沉的墨色，稚拙的字——恍惚间，我又回到了故乡的那个塞北小城，那里有着无际的旷野，无遮拦的万里晴空。清一色或砖瓦或土坯的平房，没有高楼大厦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遮蔽视线，切割天空。小城的晴空是朗澈的，浑圆的，真的像敕勒歌所唱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小城以农业为主，只些许几家企业，也就避免了大工业废水废气的污染，清贫，但举头有皓月